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至二百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

文章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紹威　趙延壽

文章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逕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迴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微

黄金縷衣玉搔頭梟鳳雙飛從敎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賛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吏有李嶸獻詩云雖樹烟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闕望擬槳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盧渥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陜府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

前集賢挍理除左拾遺又句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觀者架肩擊轂盛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傳卒鳴指歎曰老人為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為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

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静谷聲偏響旆䁖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詩版後為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出唐闕史

韓定辭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羡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

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
詞堪與雪兒歌座内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
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
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
頻目之韓曰昔聞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
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如賢者之顧
顧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
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

銀管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

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巏嵍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出北夢瑣言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絶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淩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

鞠場公宇初構請嚴傑紀其事文成爍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嚴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嚴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嚴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嚴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

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御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史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狄歸昌

唐僖宗幸蜀有詞人於馬嵬驛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泥楊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歸昌詩也　出抒情詩

杜荀鶴

唐杜荀鶴嘗吟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話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莊後西蜀為相出北夢瑣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為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賞不已於是進爵為公出曹景宗傳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為求

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為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廻首絶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

圍山臘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敎曹

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

可比走馬海邊射遊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

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出談藪

賀若弼

隋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涉書

記有重名及隋文受禪隂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

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

以為巳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若弼遺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平陳十策稱上旨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若弼為行軍總管俘陳叔寶出賀若弼傳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

食乃詣睢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志乃為五言詩曰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晩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虚生眞可愧詩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潛據洛口會羣盜百萬築壇稱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記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薊門之驍將也以討劉闢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崇文遽至飲席笑曰諸君自爲樂殊不見顧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詠雪詩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舊從軍有似胡兒射飛鴈白毛空裏落紛紛詩多中的皆謂北齊敖曹之比太尉駢即其孫也出北夢瑣言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為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頌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遲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為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為揖讓王曰某韜鈐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

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
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
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巳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
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為詩以獻云十
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
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
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為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
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内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

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匹出劇談録

高駢

唐高駢幼好為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絶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勲臣有文者駢其首焉僖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其自賦言懷詩曰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主聖匡扶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廟

詩云帝舜南廵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詠雪云六出花飄入户時坐看修竹變瓊枝逡廵好上髙樓望葢盡人間惡路岐又聽歌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又寄僧節竹杖詩云堅輕節竹杖一枝有九節寄與沃州僧閑步秋山月出謝蟠雜說

羅紹威

梁鄴王羅紹威世爲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

於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覩覽巳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屋壁時江南有羅隱者為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紹威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

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己所為詩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有諷誦者自為大廳記亦徵有可觀出羅貽威傳

趙延壽

偽遼丞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為樞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為偽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壽道戎王為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力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即戎之暇時復以篇

什為意亦甚有雅致甞在邊庭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抛雲動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廻移帳就射鵰箭落着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氷河渴自跑占得髙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

太平廣記卷二百

太平廣記卷二百一

才名

好尚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才名

上官儀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廵洛水隄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若神仙出國史異纂

東方虬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與西門豹作對尤工詩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出國史異纂

蘇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准頲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誥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

毫釐差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誥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泉湧嶠等所不及也出譚賓録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

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初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出譚賓録

李華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維

揚尤仰其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白云已訪蕭功曹矣功曹頴士也出摭言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竒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

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窻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

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宫人行樂謂髙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娯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名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宫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

時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玄宗恩禮極厚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

酒船廻後在潯陽復為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叙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出本事詩

好尚

房琯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琯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佳處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者也貞元中琯以賓客辭為縣令乃剗翳薈開徑隧人聞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為主簿標准於道周人方造而遊焉又顏太師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出傳記

韓愈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為遺

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子為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掛釘為風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為繩久之取下經宿而蘇出國史補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

調皆高絶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䜩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猨名山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

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出因話録

陸鴻漸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于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

聰俊多聞學贍辭逸恢諧談辯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
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錫
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大和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生
弟子常諷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
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鴻漸又撰
茶經二卷行於代今為鴻漸形者因目為茶神有交易
則茶祭之無以釜湯沃之出傳載

獨孤及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專聽出傳載

杜兼

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挍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出傳載

李德裕

李德裕與同列款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已喜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

一日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餢頭也杜豳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其遠乎出北夢瑣言

潘彥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載

宋之愻

洛陽縣丞宋之愻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愻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隅窻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

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葅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鱁鮧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出朝野僉載

鮮于叔明

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

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巻餅而啖其味實佳出乾𦠆子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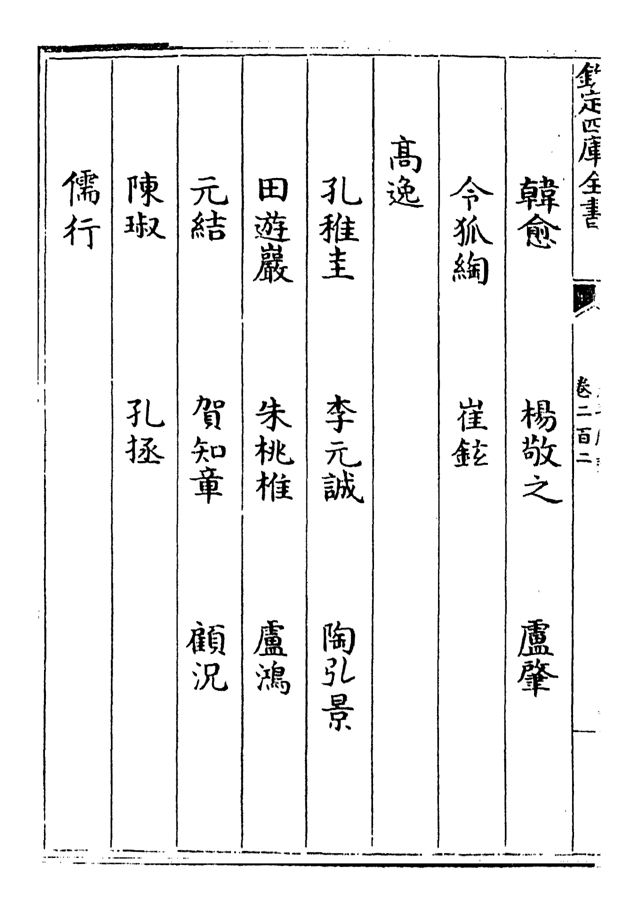
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出乾䐑子

太平廣記卷二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

儒行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圭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儒行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履從師止可博聞强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

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固以疾辭出談藪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閑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為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

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出談藪

蕭德言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出談賓錄

張楚金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

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薦擢第（出談賓録）

憐才

沈約

梁瑯邪王筠幼而清麗文采逸艶為沈約所賞及沈為尚書令筠為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為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絶而一文一

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確書史撿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為得志之賞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出談藪

唐高宗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盃盛酒令飲便以盃賜之出談賓錄

天后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

出談賓録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悦之於是驟拔用歷戸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

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莫不感悅（出國史補）

張建封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却請崔膺座中皆笑後乃得免（出國史補）

李實

李實為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為謝狀常秉筆者方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為草狀實大喜延英薦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善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出國史補

韓愈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摇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

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髪年未弱冠丁内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出摭言

又

韓愈引致後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

韓門弟子後官髙不復爲也出國史補

楊敬之

楊敬之愛才公正甞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遂登髙科也出尚書故實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

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詩

令狐綯

宣皇坐朝次對官趨至前必待氣息平勻上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閒鼓吹

崔鉉

鄭愚尚書廣州人擢進士第敭歷清顯聲甚高而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宫鉉以常禮待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魏公覽之深加歎賞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出北夢瑣言

高逸

孔稚珪

齊會稽孔稚珪光禄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

內弟稚珪富學與陸思曉謝瀹為君子之交珪不樂世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出談藪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之曾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為務為太常卿太祖欲以為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

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頹圮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見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褥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餉饋受之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謚曰文宣出談藪

陶弘景

丹陽陶弘景幼而慧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

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為逺初為宣都王侍讀後遷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廻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也惟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内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出談藪

田遊巖

唐田遊巖初以儒學累徵不起侍其母隱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嶽因訪其居遊巖出拜詔命中書侍郎薛元起入問其母御題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徵拜弘文學士出翰林盛事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

間竇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為美談出大唐新語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

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玄宗異之台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出大唐新語

元結

天寳之亂元結自汝濆大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寳中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山稱

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曼叟及為官呼漫郎出國史補

賀知章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請為道士歸鄉捨宅為觀上許之仍

拜子為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出談賓錄

顧況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呌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出尚書故實

陳琡

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

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絛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欵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

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為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携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閒話

孔拯

孔拯侍郎為遺補時嘗朝回値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簷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廳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備酒饌亦甚豐潔公侯家不若也拯慚謝之

且假雨具叟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歎若忘宦情語人曰斯大隱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

樂一

琴

璵璠樂　劉道强　趙后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于頔　韓臯　王中散

瑟

盧邁　阮咸

樂一

舜白玉琯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出風俗通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

帝之樂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悦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後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

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出王子年拾遺記

師曠

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

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掣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遺記

師涓

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

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違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遼遠唯紀其

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楚懷王

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賔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後懷王好進

姦雄羣賢逃越屈平以忠見斥隱於沅澧之間王廹逐不已乃赴清泠之淵楚人思慕之謂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遺記

咸陽宫銅人

秦咸陽宫中有鑄銅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皆組綬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出西京雜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絶出洽聞記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宫商起居郎吕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濫為之折衷作降神樂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

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為宮方澤以大呂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虡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虡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

樂太樂古鐘十二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咸服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鼗革而樂教大備矣出譚賓錄

又

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扣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箇闕其一宜如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出國史纂異

又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出國史纂異

又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闕

又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長袖曳屣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翫之不厭

衛道弼曹紹夔

樂工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皆爲太樂合享北郊御史怒紹夔欲以樂不和爲罪雜叩鐘磬聲使夔闇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

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懐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絶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聲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國史纂異

裵知古

裵知古奏樂謂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譚賓録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墮

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於攝生開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出國史纂異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離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言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徐敬業反天后潴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

一鐔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懸之闕後享宗廟郊天掛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獨異志

宋沆

宋沆為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沆考鍾律得之出國史補

沆為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

知所自予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予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揺洋洋有聞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夲懸鐘而應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耳請且獨掇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知夲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嘗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容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

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徵在金奏者與出羯鼓録

王仁裕

晉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閫禁中滴宰每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鐘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黙議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晉帝果幸於梁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閒話

李師誨

李師誨者畫番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從諫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縣宰會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絛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毀而墜歟此石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書故實

琴

璵璠樂

秦咸陽宫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出西京雜記

劉道强

齊人劉道强善彈琴能作單鳬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出西京雜記

趙后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

烈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焉出西京雜記

馬融

馬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為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每氣出蜻蛚相和出商芸小説

楊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出尚書故實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百衲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出尚書故實

又

勉又取漆筩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闕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

處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寶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闕

張弘靖

張相弘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宫則宫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沉聲祝聲出國史補

董庭蘭

嚮泉韻磬本落樊澤司徒家後在珠崖宅又在張彦遠

宅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甘黨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能沉祝二家聲謂大小胡笳也蕭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

出盧氏雜說

蔡邕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螗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螗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螗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聲者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出漢書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出國史補

韓皐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

是也其當晉魏之際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揺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之聲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之也慢其商絃以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

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慼慘痛廹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皐之於音可謂至矣出盧氏雜記

王中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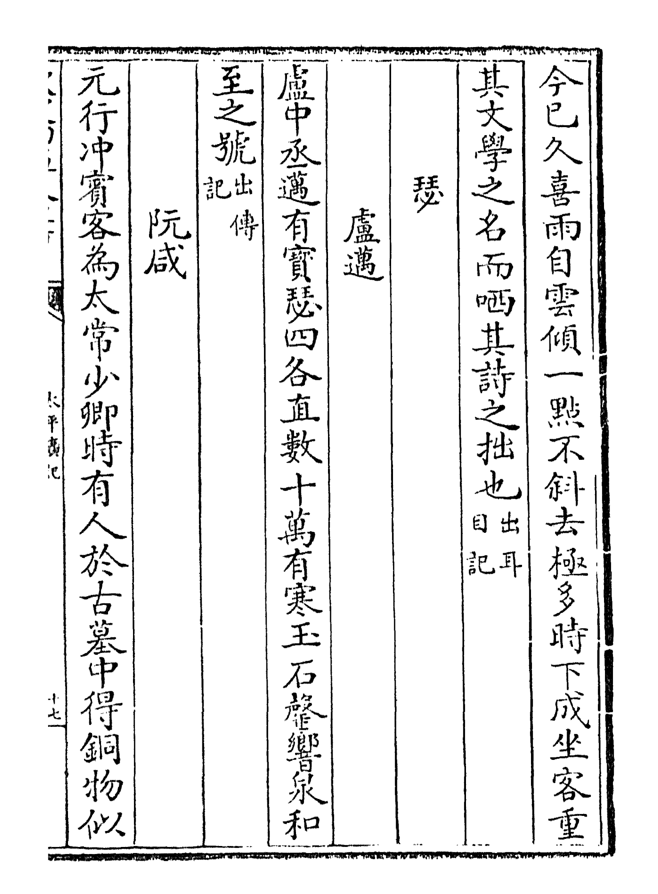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碁善琴風骨

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幷幷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心動神幽終敬傲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為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

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

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為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夏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珦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碁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

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纊日醺酣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為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即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會著王逸人傳為此也道古名覞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絶句曰亢暘



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出耳目記

瑟

盧邁

盧中丞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至之號出傳記

阮咸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

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出國史纂異

又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

樂二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臯　于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猷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衮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謩　許雲封　吕鄉筠

觱篥

李蔚

樂二

大酺

唐𤣥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之文也𤣥宗聞而異之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

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鬬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出明皇雜録

梨園樂

天寶中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出譚賓録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緑玉琢為

磬尚方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為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為趺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天寶樂章

天寶中樂章多以邉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

焉其曲遍繫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傳載録

韋皐

韋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與舞人曲譜同進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數人潛窺因得先進出盧氏雜説

于頔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

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亦各有為也衈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壮妙號孫武順聖樂（出國史補）

文宗

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溆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輩猶作法師講聲上採其聲為曲子號文溆子（出盧氏雜說）

沈阿翹

文宗時有宫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聲詞風態率皆

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以聲得為宮娥遂自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有也光明潔冷可照十數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聲乃響其中焉架則云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製度精妙故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愴然上謂之曰天上樂仍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出杜陽雜編

懿宗

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為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為音聲郎君 出盧氏雜說

王令言

隋煬帝幸江都時樂工王令言子自內歸令言問其子今日所進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須隨駕去此曲子無宮聲上必不迴果如其言 出盧氏雜說

寧王獻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名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蔕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

於人事臣恐異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黙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出開天傳信記

王仁裕

後唐清泰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師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幕賓餞朝客于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宫聲洎將慘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譸張之事

蓋樂音不和今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為水宮為土水土相剋得無憂乎于時筵散朝客西歸范公引賓客紲鷹犬獵于王婆店北為奔馬所墜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後絶而復蘇樂音先知良可驗矣出玉堂閒話

歌

秦青韓娥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

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歡喜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出博物志

戚夫人

漢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後宮齊唱常入雲霄（出西京雜記）

李龜年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

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出明皇雜錄

又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

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棃園弟子約略調撫

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瓈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

甚矣太眞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宮卒爲宮中所捍而止（出松牕錄）

李衮

李衮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衮敝衣而出滿座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囀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出國史補）

韓會

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為四夔會為夔頭（出國史補）

米嘉榮

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於李可久懿宗朝恩澤曲子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劉尚書禹錫與米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

後生又自貶所歸京聞何戡歌曰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請殷勤唱渭城出盧氏雜說

笛

昭華管

秦咸陽宮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名曰昭華之管出西京雜記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髙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元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宫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

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開天傳信記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為太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喚之問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傳記

李謩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

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為精妙山石可裂𦒿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着記疑其蛟龍也𦒿嘗秋夜吹笛於瓜洲檝載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頃舟人賈客有怨歎悲泣之聲出國史補

又

𦒿開元中吹笛為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醼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

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尤敬人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得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為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曀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

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爲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絶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兹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絶某

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二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恡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怗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

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翫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歎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名雲封問之乃是李謩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

封廻駕次至任城外祖閫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蓦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

是雲封也即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逺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寳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

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
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毋所悲嗟舊吹之笛
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
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為韋公曰竹生雲夢
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
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
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
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

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但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騞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出甘澤謡

呂鄉筠

洞庭賈客呂鄉筠常以貨殖販江西雜貨逐什一之利外有義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

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鬚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篘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篘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篘飲之數盃老父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篘素所躭味起拜願為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

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為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圮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丘王母及諸眞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纆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

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未知可
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鼈跳
噴鄉筠及童僕恐聳讋慄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
月色昏昧舟檝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
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
忘卻巴陵道又飲數盃謂鄉筠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
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筠十旬
於君山伺之終不復見也出博異志

膚箓

李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朞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洎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巳而治之補綴頽毁整葺壞綱功無虗日以其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既以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開剏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號曰賞心栽培

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名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觱篥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云虛

心纖質㕃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　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宰畣倅職初公搆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尚字也　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為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閤劉屈氂後為馬廐亦何異哉出桂苑叢譚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